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362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軍事·救護撫恤

入集中營始末記

戰時給童子軍的信

戰時演講集第三輯：戰時醫藥

國民防空準備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362

軍事
救護撫恤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入集中營始末記
戰時給童子軍的信
戰時演講集第三輯：
戰時醫藥
國民防空準備

作者在國際集中營肖像

神氣翼翼
老當益壯
在風雨中
泰康依然
蔡守憲

頭角斯然... 仲達詞大... 人語洞微... 學問淵... 傑佩... 然道... 貌如... 古涵今... 音先... 神清... 無情... 一詞... 得... 中... 訥... 蔡守憲

神清... 無情... 一詞... 得... 中... 訥... 蔡守憲

貌似剛而實非剛
多慾器克城
貌似俊而實非俊
頭腦偏遲鈍
自節以訥而實未
訥... 汝口偏多悖
自勉以恕而實未
恕... 汝胸偏窄度
從今以後應沉痛
自克

不剛不俊尚無妨
不訥不恕決不可
欲求過承能者自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四月廿七日十
之馬時集

不剛不俊尚無妨
不訥不恕決不可
欲求過承能者自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四月廿七日十
之馬時集

目次

第一章 寫本編的動機

第一節 總冒

第二章 逃亡經過的生活

第二節 逃亡的動機

第三節 逃在芝哇瀝和剪玉

第四節 逃在思隔那加瀝

第五節 復逃剪玉轉逃芝哇瀝

第六節 逃在芝沙露亞

第七節 解入蘇加巫眉憲兵部

第三章 西冷華人的集中營

第八節 初至西冷個人所得的快感

第九節 營中人數及被捕原因的分析

第十節 營中自治委員會

第十一節 居住 (附西冷獄平面圖)

巴 黎 旅 社

號五十二牌門貫帝八城吧

Hotel „PARIS”

Patekoan No. 25 Tel. 1767

BATAVIA.

本社開設有年久蒙
各界稱許至於地點
適中房間寬敞用具
整潔招呼周到尤其
餘事遠近旅客盡與
乎來

主人陳銘欣啓

羅 裕 和 商 店

號八六一牌門利吧老城吧

Lo Djie Fo

Pasar Senen 168 Tel. 3767

BATAVIA-C.

本號專營
銅鐵漆料
及一切建
築材料家
庭日常用
品等類

第十二節 飲食方面

第十三節 醫生與藥物

第十四節 運動方面

第十五節 精神食糧方面

第十六節 勞役方面

第十七節 偷探戰事消息

第十八節 各種紀念日及節候的紀念

第十九節 各房舉行演講會

第二十節 各詩家勃發詩興

第二十一節 各種拉雜事項

第二十二節 各埠雛形集中營待遇的比較

第二十三節 和西冷獄作別

第四章 芝馬圩國際集中營

第廿四節 華人初至芝馬圩所感到的困難

第廿五節 營中人數和分配的國籍

第廿六節 營中的自治會

國 際 飯 店

吧城萬郎岸門牌二十八號

電話一八四四號

本旅社屋宇寬宏裝置華
麗電鈴電扇水暖俱一齊
備實具有左列特色：

環境清靜 房稅便宜
空氣清幽 佈置摩登
廁浴西式 招待週到
諸君光顧 無任歡迎
經理周昌隆啓

泰 華 旅 店

吧城掌更岸街門牌十二號

Hotel Tay Wa

Tongkangan 20, Telf. 7,
BATAVIA.

本旅店：

地點適中
交通便利
僕役靈敏
招待週至
遠近仕商
歡迎蒞止
主人林敦鑄白

- 第廿七節 營中種種的條令
- 第廿八節 飢餓綫上的掙扎
- 第廿九節 圖書部
- 第三十節 醫生與藥物
- 第卅一節 勞役
- 第卅二節 社教工作的進行
- 第卅三節 連坐處罰
- 第卅四節 偷探戰事消息
- 第卅五節 可怪異的荷國社黨
- 第卅六節 華人司炊的盛譽
- 第卅七節 華人解放的流產
- 第卅八節 多方面的事項
- 第卅九節 走岔路的我們
- 第四十節 華荷人優劣的比較
- 第四一節 華人的總數及被犧牲者
- 第四二節 光榮回來

廣華酒路商

Kong Hoa Hoo

Pasar Pagi 39, Telf. 1293 Bt.

BATAVIA.

代理各色美酒

維士居酒 馥郁芬芳
白蘭地酒 氣味醇香
葡萄美酒 品質優良
價值公平 銷路最廣
大小各埠 均有經售

歡迎各島採辦

新益旅社

號三卅牌門街司公大城吧

Hotel Sien Ek Lie Siah

Kongsi Besar 33 Telf. 603

Batavia-Stad.

本旅社地點適中交
通便利房廳寬敞空
氣流通內部一切設
施均稱完備所有僕
役靈敏招呼周到倘
蒙惠顧無任歡迎

本社經理

薛木香白

入集中營始末記

第一章 寫本編的動機

第一節 總冒

本編寫作的動機是怎樣呢，第一：日本當局，審問俘虜和拘留者，（日方對於非軍人稱爲拘留者，今仍其稱，）是純粹濫用拷問間諜的方法，來拷問的。他不惜違反國際公法，用種種非人道，非人想像得到的方法，來拷問。他酷毒的程度，雖我國歷史上，所謂炮烙，所謂醢醢囚鼻等等，尚不能彷彿其十一，還是不能不予以揭發的。第二：日本當局殘酷集中營的俘虜和拘留者，所供給的食糧，數量的少，和質量的壞，是根本上不欲俘虜和拘留者的生存，特藉這種手段，來代替直接殺戮的。這也是不能不予以揭發的。第三：集中營管理的主任，和他屬下的職員和士兵，種種的貪婪，無恥，卑鄙，嗜利，幾于盡人間所有的惡德，無不畢現。這些可痛恨的事實，也不能不予以揭發的。第四：在芝馬圩集中營中，許多人因爲飢餓，時刻在死亡綫上掙扎。或迫而爲不道德，和干犯法規之行爲。或迫而在垃圾堆中搜覓食物，和捕食蛙鼠及毛虫的蛹。或迫而甘作乞丐，討食薯皮、果核

梅縣 羅仲達編著
張德基校訂

，復返于原人時代的生活。無非是希圖稍一果腹。像這樣可悲可憫，令人聞而酸鼻的事實，那能埋沒，不予以公開的報告，使社會人士知道呢。第五：在集中營中，集體或個人，頗不乏可歌可誦可恥可鄙，或其他花花絮絮，饒具風趣的事實，也不能不予以宣佈，稍寓懲勸的。

至于敘述，則先從我個人逃亡之經過寫起，然後次第寫及西冷和芝馬圩的集中營，其體裁，大體上是和坊間通行的，所謂魯濱孫飄流記馬可坡羅筆記有些相彷彿的。同時兼採用史遷，夾叙夾議的筆法，隱隱具有一種野史的作用。務在使閱者一目了然，能得到各方面多種事實明確的觀念罷了。

第二章 逃亡經過的生活

第二節 逃亡的動機

照國際交戰的慣例，在敵國本土以外之佔領地內的敵方人民，要加以拘捕集中，是必然的事。這種理由，是否為我逃亡的動機呢？不是的。因為我國僑民在此地這樣的冬，並具有特殊的種種條件，殊不足為我逃亡的理由。

我的逃亡理由，是因為我昔日在國內界政，曾先後忝任廣東連平縣，龍門縣，和浙江

崇德縣的縣長；教育界曾先後忝任縣教育會會長，學藝中學校校長，廣東省黨部黨務訓練班教授；新聞界曾先後濫充過廣州國民新聞（代理的），廣州大聲日報、梅縣梅聲報的總編輯；在國民黨亦曾一度奉令往雲南，短時期的任雲南省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及至對日抗戰後，亦曾充任梅縣抗日後援會委員；梅縣廣東抗敵公債勸募委員會委員。來巴城後，更曾一度奉中央海外部特任爲中國國民黨駐巴達維亞直屬支部秘書。凡此種種，我個人經過的歷史，像日方在此間間諜網密佈之下，必無法完全避免爲日方間諜所偵知。勢必被懷疑爲中央特派來指導抗日的人物，而爲其所最忌。且當日人佔領爪哇前，曾據邦人任本巴荷警廳供職者密報：當荷方拘捕日領事，搜查該領館時，曾得了黑籍表一張；本吧教育界，我和司徒贊君兩人姓名，亦列其中。因此我便決定了逃亡了。蓋我的逃亡，已無虧損于國家民族的志節，或影響于任何方面的不利。倘不逃亡，當日人初蒞此土，氣餒萬狀，已有前述可被懷疑之處，勢必大肆其下馬之威，寬受種種拷問，與司徒贊君受同一之命運。或竟犧牲性命。僥倖性命得保存，亦白白受了監牢和集中營，較長時間的苦痛，殊無意義也。果然于逃亡之後，迭據各友報告：「日本憲兵隊長塚本，每到暢懷公所詢問我的踪跡，認我爲重慶特派來爪哇，担任全爪哇國民黨支部之總秘書」云云。其邏輯之範圍，廣及于

蘇甲巫眉，茂物，萬隆各埠。及我被拘捕解入了西冷集中營，晤及領館職員宋士鏞君，黨部職員吳法英君，執委蕭照明君，福建學校校長林祖培君，均稱：「伊等被審問于憲兵部時，曾詢及我的踪跡。」又在芝馬圩集中營，當局發下各人姓名履歷表，囑檢查「登記有無錯誤，」一獨我的表內備攷欄，註了「反日濃厚」四字。嗣後陳蒼霖君亦如是云云。（陳君被叫在主任辦公處辦事整理表紙）照這樣講起來，日人當時之注意我，疑忌我，已達極點。而我認定自己將被日人懷疑，受到意識上種種的危險，而預爲遠颺。雖不敢說是知幾其神，亦可說是稍能見機而作矣。

第二節 逃在芝哇瀝(TIBADAK)和剪玉(TJANDJOER)

民國卅二年四月六日至七月十五日

我已決定了逃亡了，即于四月五日作逃亡的準備。應準備的事項；第一，除隨身攜帶必要之衣服及日用品等，須打疊整齊外，剩下的箱篋床褥雜件，畧爲檢點，仍存校內，不敢搬遷。恐過事張揚，有妨礙逃亡的緣故。第二，精神食糧方面：除取了足以涵養性靈的唐詩三百首，及涵養道德的論語各一本外，默念中國醫學，尚有研究實用的價值。爰檢撰本草備要雷公炮製藥性，陳修園著的本草經讀，三字經，醫學實在易，時方妙用，醫學從

衆錄，靈素集註，傷寒金匱各淺註，及仲景全書，筆花醫鏡，驗方新編……等以便作長期間的研究。翌晨即自己一個人靜悄悄的，乘車至大南門車站趁火車，當日到達芝哇瀝埠，住廖啓智——杭麟君的店內，靜候城中消息，十一日得友人的報告，日憲兵業經迭次到校查傳矣。十四日更由芝埠趁火車往剪玉，住于宏豐公司米輪廠。該廠總經理爲黃德彬君，黃君係二十年前老友，素知伊是富有肝膽者。一見面具道所以，彼即欣然收容。較之東漢孔融兄弟之收容張儉，賣餅師之收容趙歧，誠不多讓，高風古誼，感銘無極矣。

余住其中，由四月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止，共三個多月中，除清晨曾一二次循椰林夾着的大路，向窮僻之區散步，領畧自然界風景外，均匿跡內戶。每晨早起練八段錦一遍；餘時則閱讀論語數章，醫書若干頁，習以爲常。因生活在戶內，每患便秘，常四五日不獲如廁一次；則每于夜間臨睡前，在室移簪間，或晒稻場，往復步行一千五百至二千步，以代戶外的運動。黃君之女公子，名慧貞的，年尙七歲，聰穎可人。大約是由六月初間開始罷，每日上午，教之書寫，彼此均饒興味。副經理李度平君之男公子兩位，女公子一位，亦前來受課。不料甫經數日，因有一次余曾輕輕的試樣的，用兩指捏其第二公子的耳朵，遂兄妹三人，不復再來。這自然是十之七八，由于我無循循善誘的本領；或亦有一二成由

于他平日的嬌養性慣罷！真是令我慚愧無地了！

自五月下旬承蒞物埠(BOGOR)楊公偉君前來，通知日方曾派人到華人會查詢我的踪跡。入了六月，復承思甲巫眉埠(SOEKABOEMI)圓通號店東家登光君前來，通知日方曾派人到該埠向凡同鄉的各店號，查詢我的踪跡。又據黃君報告：檳島曾親自到萬隆偵緝多人，取出名單一紙，向華豐電版所房君，逐一詢問；我的姓名，亦在其內。斯時我的內心，因日方對我偵緝這樣的嚴緊，真是慌亂極了。我的慌亂，並不是懼個人的被捕；是懼或因我個人之被捕，而株累及主人黃君之被捕，以及宏豐公司之被封。當即一面計較遠遷之地；一面暫向小同鄉方面的劉天保君，商定遷住伊的亞弄店內，蓋伊的亞弄店。房子是賃來的。貨物傢私，充量估計，亦不過二三百盾。倘不幸因我的被捕，或致被封，要賠補他的損失，是有法辦得到的。我也曾經將此意面告黃君，可是黃君不以爲然。伊願負責代尋覓遠遷較安全之地。以後卒由黃君介紹，逃遷于思隔那加瀝(SOEKANAGARA)他的姪婿梁心堯君的住處。黃君待友人的誠摯，真是令人感激涕零了。

第四節 逃在思隔那加瀝(SOEKANAGARA)

七月十六至同月二十日

七月十六日清晨，梁君心堯即來宏豐公司；代僱馬車一輛，歸我一人獨坐。伊則乘着自備的腳車，或先或後，適當的距離，伴着。循着向目的地思隔那加瀝的大道前進。斯時胸次豁然，若釋放了千萬鈞肩挑的重負。一則因我此去以後，可以消除了或因余個人之被捕，致株累及黃德彬君，和宏豐公司的種種危懼了。二則因我過去都踢踏的過着戶內的生計，一旦間得馳驟于曠漠平原，其直矢如蕩蕩的大道上，兩邊夾着蕉椰叢林，蒼翠欲滴，掩映眼簾。彌望田疇，更稻花若絮，香氣襲鼻，沁人心脾。怎能不令人心曠神怡，叫絕大好風景哪。

可是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令人起一種淒切之感了！

我國僑民，沿途原開設有無數的小商店。自經這次事變，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事前受了日人毒性的種種宣傳，挑撥，煽動；誤認為經濟剝削者；均被搶掠一空，室如懸磬，關門大吉。若照法律上的解釋，來判定搶掠者的罪案。與其科責任于印度尼西亞民族的身上，毋寧科責任于日人造意者的身上。較為能中肯綮罷。咄彼日人，今日受了戰敗的惡果，宜可說是上帝所賜于他們應有的一種懲罰呢！

又距剪玉埠不遠，有一個形圓如帽的義山。坟塚纍纍，有如貫珠。可知先民南來，在

經濟場中，作了打先鋒的隊伍。他們奮鬥的努力，和歷史的悠久，爲後來者披荆斬棘，啟了坦途，本身則已斷志以沒了！我們後來者應怎樣的自愛自勉，勿墮落，勿侈淫，各各認定了個人的經濟事業，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集合體中的一環。要加以發榮滋長。俾得日進無疆呢。

是日大約十一點（姑照日人所定，提前點半的新時間）鐘罷，到了芝務勿埠。（TJIBER）由剪埠到思隔那加歷，事變前來往都是趁汽車的。事變後則汽車都已停駛，來往都改趁了馬車。照例到了這個芝務勿埠，要改趁雙馬拖行的馬車。因爲再向前行，則爲沿山麓鑿通的曲屈的斜坡峻坂。非駕着雙頭馬，馬力是有所不能勝任的。斯時由梁君代僱着馬車，車僕特別餵飽了馬；於是揚鞭前進。一路固然不敢說是「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可是沿途都是斜坡，佔有相當的高度呢。到了第一次所經的高峯，不覺哼的一聲，放了打油的臭屁！絕句一首：

驅車策馬入雲層，回顧來時路杳然；

身在九天脫下界，霎時疑已化登仙。

沿途都是鋪了柏油，大體上是光滑滑的，走汽車是很好。可是是日下午，天下了微

雨，拖車的兩頭馬，八個蹄都是釘了鐵的，偏是忌着光滑的路，慢慢的不能走快。在車中偶一構思，復得了古體詩一首，卽寄黃君德彬以寓感懷。

傍晚迷濛雨，烟紛樹杪起。淒咽滿山蟬，似喚行客止。

行客亦欲止，程途不能至，感謝滿山蟬，永銘在心志。

我爲至此，要順便附帶幾句話，當民國十三年，我在廣州辦理大聲報時，中山大學有一位文學教授吳庚君，別字敬軒的，是我在某中學曾蒙爲一日之長的。一日，他很莊重的對我說：「先生，你的論文，很可馳騁于報章之林了。可是把詩發表在報上，豈不免貽譏識者呢。」我當時深以爲然。但是，以後細細想起來，覺得「倉庚所以鳴也，促織所以鳴秋。」促織所鳴的音，自然不如倉庚所鳴的好，然造物不能禁止促織，使之勿鳴，虞書言：「詩言志」。而言爲心的聲。人們作的詩，好醜萬殊，要不過各言其志。像促織倉庚的鳴，各鳴其所適罷了。右詩二首，也是本着這個意思，才錄出來的。

大約六點鐘罷？到了目的地，思隔弗加歷。梁君心堯，業已先到，預囑了元昌號黃欽元君令姪某君，在店門首等候，一見了我，便叫我逸桐伯了。原來我和梁君商定，「爲避免一般人的耳目，改變姓名爲『梁逸桐』。余爲他的堂伯，是向在勿里洞（BELLITON）

走水」的。衣服也是偽裝，穿着很寬鬆的唐式的。恰巧此埠中有三家店東，是姓梁的。是晚卻前來攀談。這個稱叔，那個稱伯，居然是「安定堂」中一輩子叔叔了。更談到走水的經過，也只得嘴裏，胡裏胡塗，隨機的答應着，自欺欺人罷了。嗣後也常常談到房分，行幫，某世祖考祖妣的問題。如能詭答的，便詭答着。如不能詭答的，便起身偽稱「對不住，我要大便去」這樣子走開了。到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尚覺笑格格不能自休呢。

是晚，黃欽元君亦適自剪玉回來，黃君在本埠隱隱中是具備了華人方面的領袖資格的。梁君與余祕商，宜將實情告知黃君，遇有緩急時彼將代為設法關照，因即前往拜謁，由梁君秘密告知，黃君是一位風雅之士，素有濃厚的詩書氣味的。果然一見如故。每夕到寓傾談，夜闌始散。逃難中得了一位良友，真是很可快慰的呢。

余有一癖，常沒有興趣的時候，每口中訥訥不能暢其詞。及至興趣勃發，輒言之汨汨不休，甚或援古証今。似極淹博者然，有一夕與蕭君某談話，即患此弊。旋蕭君言：逸桐伯歷史正熟云云。余聞之，不覺躍然，蓋余是偽裝水客的，倘循此故態不改，將露出馬脚，殊非韜晦之道。由是稍稍緘默，間或談風水，談風鑑，談星命，藉作掩藏之計了。廿一日承黃君告知，本埠各僑民奉令，凡有未經登記的，要于廿七日補行登記。余是未經登記